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9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9

哲學·宗教類

尹文子校正
尹文子直解
鄧析子校正
公孫龍子集解
公孫龍子斠釋

王愷鑾校正

陳仲亥著

王愷鑾校

陳柱著
張懷民著

上海書店

王愷鑾校正

尹文子校正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

序

尹文之學，本於黃老；而以名法列於儒墨之上，名以稽虛實，法以定治亂；法之用也，可使能鄙齊功，賢愚等慮；大小多少，各當其分；農工商仕，不易其業；如此，則處上者可無爲而治矣。其書二篇，漢志原列名家；清四庫書目以其兼包名法，歸本黃老，故又列入雜家。甲戌之夏，溽暑蒸人，足不敢越戶一步；日長如年，幽居無俚，爰取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本尹文子讀之，覺別風淮雨，訛謬實多，反覆校讐，證以古籍，於其闕者補之，誤者正之，興會所至，時有創獲。迄秋脫稿，益以清儒錢熙祚汪繼培孫詒讓及近人王時潤所校，裒爲一帙，名曰：『尹文子校正』。雖未能繼向歆之絕業，探名法之奧旨，而筆箴墨灸，使古人之文，怡

然理順，實與長沙王氏之『荀子集解』後先有同志也。世有覽吾書者，亦將以效顰病之乎？

民國二十三年秋八月，舍山王愷鑾儀臣甫，序於漱潤軒北窗之下。

尹文子序

尹文子者，蓋出於周之尹氏；齊宣王時居稷下，與宋餅彭蒙田駢，同學於公孫龍；公孫龍稱之。著書一篇，多所彌綸。莊子曰：「不累於物，鑒案莊子天下篇，不飾，不於物，此挽去俗不苟於人，不忮於衆；願天下之安寧，以活於民命；人我之養，畢足而止之。錢熙祚曰：『藏本無之字，與莊子天下篇合。』以此自心，見侮不辱。」此其道也。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，大較刑名家也；近爲誣矣。余黃初末始到京師，繆熙伯以此書見示，意甚玩之。鑒案錢熙祚本甚誤其。而多脫誤，聊試條次，撰定爲上下篇，亦未能究其詳也。

山陽仲長氏撰定。鑒案錢熙祚本無定字，熙祚

尹文子校正

目錄

序	一
仲長氏序	三
大道上	一
大道下	二四
附錄	一
事實	三七

尹文子校正 目錄

二

卷帙

四〇

逸文

四三

集說

四七

尹文子校正

含山王愷鑾輯

大道上

大道無形，稱器有名。名也者，正形者也；形正由名，則名不可差。故仲尼云：「必也正名乎？」名不正，則言不順也。」

此鑾案乃見論語子路篇，約舉其文也。

，

大道不稱，衆有必名；生於不稱，則羣形自得其方圓；

王時潤曰：「句首疑挾道字，稱下文一名生於方圓」，句一律。」

，

「名生於方員，則衆名得其所稱也。」大道治者，則名法儒墨自廢；

王時潤曰

與下文「以上當有以字，則不得離道；」正相對成義；「以名法儒墨自廢」，

案鑾

墨治者，則不得離道；老子曰：「道者，萬物之奧；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寶。」

保，引老子語見道德經第六十二章；次寶字古通彼作王弼注云：『保以全也。』寶保二字

是道治者謂之善人；藉

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；善人之與不善人，名分日離，鑒案錢熙祚本審察而得也。審察而得也。宜據改不待

道不足以治則用法，法不足以治

則用術，術不足以治則用權，權不足以治則用勢，勢用則反權，錢熙祚曰：容齋續筆引作反權不足，一則權用則反術，術用則反法，法用則反道，道用則無爲而自治，故窮

則微終，鑒案錢熙祚本吉用切。微終則反始，始終相襲，無窮極也。有形者必有名，有

名者未必有形，形而不名，未必失其方員白黑之實，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；孫詒讓曰：『名而下當有無形二字，各本並脫。』故亦有名以檢形，

形以定名，名以定事，事以檢名；鑒案荀子正義注引作一事以驗名。察其所以然，則形名之

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。名有三科：法有四呈；王時潤曰：『呈，當時讀爲程。』一曰命物之

名，方員白黑是也。鑒案白黑白，意二作黑白。二曰毀譽之名，善惡貴賤是也。三曰況謂之

名，賢愚愛憎是也。一曰不變之法，君臣上下是也。二曰齊俗之法，鑒案俗二作等。意能鄙同異是也。三曰治衆之法，鑒案治；避唐諱改。四曰慶賞刑法是也。

鑒案法，湖北崇文局

用，王時潤字疑衍四曰平准之法，鑒案准，錢熙律度權量是也。術者，人君之所密用，祚本作準。羣下不可妄窺。勢者，制法之利器，羣下不可妄爲。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，非術之奧者；有勢使羣下得爲，非勢之重者；大要在乎先正名分，使不相侵雜；然後術可祕，勢可專。名者，名形者也；形者，應名者也；然形非正名也，名非正形也，則形之與名，居然別矣；不可相亂，亦不可相無；無名故大道無稱，有名故名以正形。今萬物具存，不以名正之則亂；萬名具列，鑒案具列，湖北崇文局

本作俱 不以形應之則乖；故形名者，不可不正也。善名命善，惡名命惡。故善有

善名，惡有惡名。聖賢仁智，命善者也。頑嚚凶愚，鑾案錢熙祚本「命惡者也。今

鑾案魚巾切

」

「命惡者也。今

卽聖賢仁智之名，以求聖賢仁智之實，未之或盡也；卽頑嚚凶愚之名，以求頑

嚚凶愚之實，亦未或盡也；使善惡盡然有分，鑾案以案盡，當作畫雖未能盡物之

實，猶不患其差也；故曰：『名不可不辨也。』鑾案文局本作辨，湖北崇名稱者，何彼此

而檢虛實者也；王時潤曰：宋古迂陳氏本及湖北崇文局本均作此。孫詒讓札邊何作別，以宋本之作何爲誤。」其彼

一實非也。此「何」字當屬下讀，「何彼此」與「檢虛實」相對成文。

「何」猶稽也。一檢，猶讞也。廣雅釋詁二以「何」與「稽」考。

「同訓」「問」「稽詁」四以「檢」與「證」同訓。論說是。錢熙祚本亦改爲「別」，不必據孫校而

謂名稱者，所以稽彼此而諉虛實之具耳。宋本實不誤，不必據孫校而

改爲「別」也。鑾案王說是。錢熙祚本亦改爲「別」，輕易古籍，殆韓非所謂無參驗，必之者誣也。

自古至今，莫不用此而得，用彼而失，失者由名分混得者，由名分察。今親賢而疎不肖，賞善而罰惡；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，親疎賞罰

之稱宜屬我；

鑒案本書屬字皆作屬，宜改正。

我之與彼，又復一名，名之察者也。名賢不肖爲

親疎，名善惡爲賞罰；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，名之混者也。故曰：『名稱者，不可不察也。』

語曰：『好牛，

鑒案錢熙祚本好，虛到切。

又曰不可不察也；

王時潤曰：「又曰句當

存文衍旁，則有似乎？」又曰：「名稱者，不可不察也。是以誤衍一句，下文「好」故「物」之通稱，牛祇則物之定形；」正承好牛句而言。中衍「又曰不可不察也」七字，則上下文氣隔絕矣。」

好則物之通稱，牛則物之定形；以通稱隨定形，不可窮極者也。設復言好馬，則復連於馬矣，則好所通無方也；設復言好人，則彼屬於人矣，

王繼培曰：「一

彼疑復·一·孫詒讓曰：「宋本正作復。」此云：「一·設復言好人，則復屬於人。」

宣據宋本改正同；

則好非人，人非好也；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。故曰：

『名分不可相亂也。』五色、五聲、五臭、五味，凡四類，自然存焉天地之間，

王時潤曰：

焉：『猶於也。』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同。隱二年公羊傳，託始焉爾，『高誘注曰：何休注：『焉爾，猶於是也。』』定元年公羊傳，則不知已之有罪焉爾，『何注：『焉爾，猶於是也。』』皆焉訓爲於之證也。或謂焉爲於字之誤，鑾亦通。蓋於爲鳥之古文，於以聲而譌烏，烏又以形而譌焉耳。入焉閨者；『亦可爲王說之一證。』而不期爲人用，人必用之，終身各有好惡，而不能辨其名分，名宜屬彼，宜屬我；『鑾案湖北崇文局本作「分宜屬我」，與上句「名宜屬彼」對文；宜據補。』我愛白而憎黑，韻商而舍徵，好膻而惡焦，嗜甘而逆苦，白黑商徵膻焦甘苦，彼之名也；愛憎韻舍好惡嗜逆，我之分也；定此名分，則萬事不亂也。故人以度審長短，羣書治要引：『故字誤』以量受少多，鑾案錢熙祚本作多少，治要及藏本與本書同。以衡平輕重，以律均清濁，以名稽虛實，以法定治亂，以簡治煩惑，汪繼培曰：『治，』沈本治說郭惑以易御險難，以萬事皆歸

本作制治，讓要同。宋古錢熙祚校本引藏本同。以易御險難，以萬事皆歸

於一，衍，熙祚曰：「句首以字」百度皆準於法。歸一者，簡之至；準法者，易之極；如此，頑嚚聾瞽，熙祚曰：「治要引」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。熙祚曰：「以字誤」

明吉府本以與古通用，宋古迂陳氏本及湖北崇文局本亦作以，猶與也。

天下萬事不

可備能，責其備能於一人，則賢聖其猶病諸；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，能左右前

後之宜，左王時潤曰：「下能上美，能黃上美爲元，下爲句，當讀爲能則。」

昭十二則年

以「三能」平列；猶言中美則黃，上美則元，下美則裳也。

周秦古書

則攻之，倍則分之，敵能戰之，少能守之，不若能避之，校者知上能三句

五多卽用

今本孫子，故旁注「少」字於「能」字之下，並衍「轉寫者不知而王念孫讀之，書

雜故

矣志，且不知三「則」字之誤衍能，乃反衍「乃」，「以」爲言敵則，乃戰之，「少」字則，言故

乃誤雜故

敵守佚，能勞之，則乃避能，則，乃飽能，則，安能，則，乃連動用之，義亦未安能，則，乃虛實篇

又則云；：「則」字，「少」字則，言故

敵佚則勞之，飽則飢之，安則動之也。與此正可互證。」足證王說不謬。」

遠近遲疾之間，鑒案疾，陳氏本作速。宋古注必有不兼者焉；苟有不兼，於治闕矣。全治而無闕者：大小多少，各當其分；

鑒案錢熙祚曰：當，丁浪切。本

農商工仕，鑒案錢熙祚曰：士，下同。本

易其業；老農長商，習工舊仕，莫不存焉，則處上者何事哉？

錢熙祚曰：要者作有。」治

有理而無益於治者，君子弗言；

錢熙祚曰：篇弗作不，與治要合。卑政

者，君子弗爲；

錢熙祚曰：此弗字亦作不。長短經

君子非樂有言，有益於治，不得不言；君子

非樂有爲，鑒案宋古注有益於事，不得不爲；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，所

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，鑒案孫詒讓札述周務而已；故明主不爲。

錢熙祚曰：此二字誤：

治外之理，小人必言，事外之能，

錢熙祚曰：一作不首。能，小人

此處所有脫文；當依治要作：「治外之理，小人亦知吾損於治，而不能不首；能，小人